

江淮晨报·作家部落

夏业柱

著

本色男人

BENSENANRE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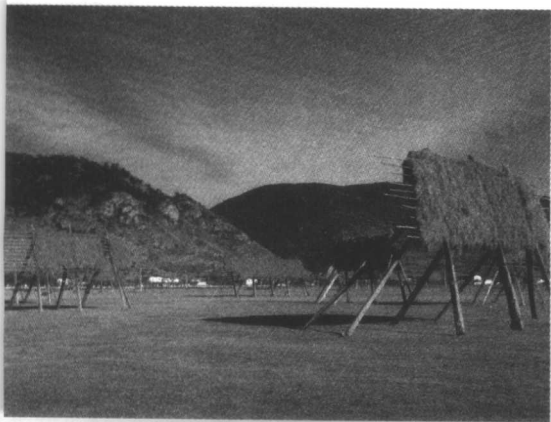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江淮晨报·作家部落

本色男人

夏业柱 著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本色男人/夏业柱著. —合肥: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2006.4

(江淮晨报·作家部落)

ISBN 7-81093-387-6

I. 本... II. 夏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4979 号

本色男人

夏业柱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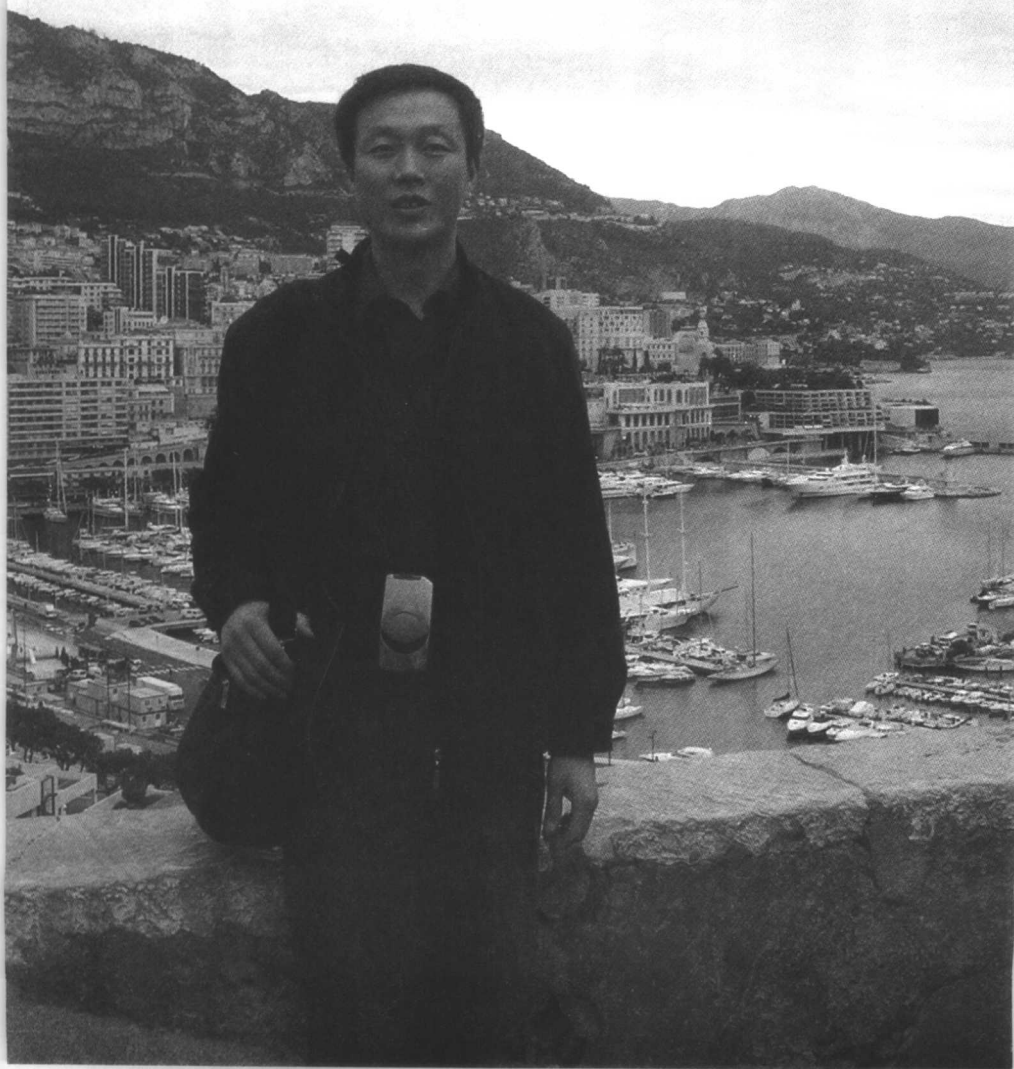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次	2006年4月第1版
地址	合肥市屯溪路193号	印次	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邮编	230009	开本	880×1230 1/32
电话	总编室:0551-2903038 发行部:0551-2903198	总印张	60 总字数 1248千字
网址	www.hfutpress.com.cn	发行	全国新华书店
E-mail	press@hfutpress.com.cn	印刷	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印装分公司

ISBN 7-81093-387-6/G·104

定价:160.00元(全8册)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2004年冬天在摩纳哥海湾



序

蒋子龙

我曾多次去安徽，每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安徽的人文景观。老子、庄子就不提了，文学史上著名的桐城派诸贤也可省略不谈，只讲近现代史上的巨擘：“洋务运动”的倡导者李鸿章，“五四”白话文的精神领袖胡适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“启蒙教父”陈独秀……都出自安徽。

面对这一中国近现代史上少见的文化奇观，恐怕没有人能不对安徽生出敬重和好奇之心。我正是由于此，结识了一批安徽的朋友，读了他们的许多作品，其中就有《江淮晨报》副刊的戴煌先生。因此也就有了这篇短文。

安徽地处内陆腹地，从文化上说应该是个“福”地。以前出了那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顶尖人物，今天更是后生可畏，让先贤们不会感到寂寞。读这套丛书中八位年轻人的作品，可证我所言不虚。

通常写东西的人，多是通过对社会、对人的观察之后，有了切肤之感才会产生动笔的冲动。这八位青年都是都市中人，他们每日为工作奔走，为生活算计，但他们内心里又都有自己的向往，包括对文学理想的追求。

像夏业柱、刘政屏二位，他们用质朴的文字，记录着平凡人

序

1

的平凡生活,歌颂着人间的真、善、美,从中,你很容易读出身为男人对人生的理性思考,对家庭、对社会的责任意识。像赵德润的诗,跳跃的章节,发自内心的呼唤,令人心动。

束晓英、柴岚绮、李春三位用女性独到的眼光,从婚姻,家庭,养儿育女,穿着打扮的琐碎生活里,挖掘出一幕幕涓涓流水般的细腻文章,看得出她们在为人妇为人母的生活中,始终没有放弃独立思考的个性立场。

杨洁是用新闻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文学主张,从字里行间可看到女记者的艰辛。

这八位当中,戴煌是最早与我打交道的,他是我文章的责任编辑,也是这套丛书的策划者,他的短文里透出的,是更多的辛辣和冷幽默。

这些年轻作家的共同点,就是从底层里观察生活、体味小人物的命运,看似不加雕琢,却闪着不少生活的哲理和智慧的火花。其实,人的生存方式大致相同,又各有不同,从人们生活的相似之处,发现不同,便能启迪心智,有益于精神。而这样写来,也让人更有兴味。

《江淮晨报》副刊想到了用出丛书的办法聚集作者,传播文学,不失为好点子。在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下,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都显得有些衰落,而纸质媒体仍坚守着这样一块芳草地,为热爱文学、热爱生活的作者提供阵地,对促使文学的繁荣无疑会大有裨益。

春天到了,这是个放飞的好季节,愿这套丛书和它们的作者,飞得更高更远。是为序。

目 录

序 / 蒋子龙

1 / 走过女人街

寻常一条巷 / 3

一家小书店 / 6

杏花开了 / 9

巴黎小站 / 12

走过女人街 / 15

窗外有座尼姑庵 / 18

21 / 那一湖风雪

老戏 / 23

露天电影 / 27

二胡声声 / 30

那一湖风雪 / 33

绿色的希望 / 36

刻骨铭心的福利 / 39

静静的丽娃河 / 42

49 / 米勒的惦记

- 窗外的孤鸟 / 51
 哭泣的土地 / 54
 鹰的问号 / 57
 假如能把时间杀掉 / 60
 米勒的惦记 / 63
 另一种幸福 / 67
 凝视一只苍蝇 / 70
 魂系高原 / 73
 尘埃之爱 / 77
 肚脐与辣椒 / 80
 品读一片落叶 / 83
 谁将拯救人类 / 86

89 / 遥远的格桑花

- 朴素的花 / 91
 父亲的声音 / 93
 大哥在乡下 / 96
 遥远的格桑花 / 100
 磨刀老人 / 104
 再见,米洛 / 107
 堂兄夏业良 / 110
 半截老头 / 114

大山的眼睛 / 118

成长的滋味 / 122

夕阳的颜色 / 126

129 / 感觉咖啡

生命之草 / 131

感觉咖啡 / 134

腊梅无语 / 137

阳台上的鸟 / 140

咖啡为女人飘香 / 143

日历、挂历和台历 / 146

临街的窗 / 149

天凉好个秋 / 152

等待一场雪 / 155

159 / 回家的路

小城 / 161

无为板鸭 / 165

小轮码头 / 168

两座塔的命运 / 172

故乡四月菜花黄 / 175

省里人 / 179

回家的路 / 182

185 / 白桦林生长的地方

西山的树 / 187

走近圣地 / 190

和平的鸽子 / 194

寂寞青冢 / 198

车过高原 / 201

这里的城市静悄悄 / 204

英人散步街 / 207

失落的海盗船 / 2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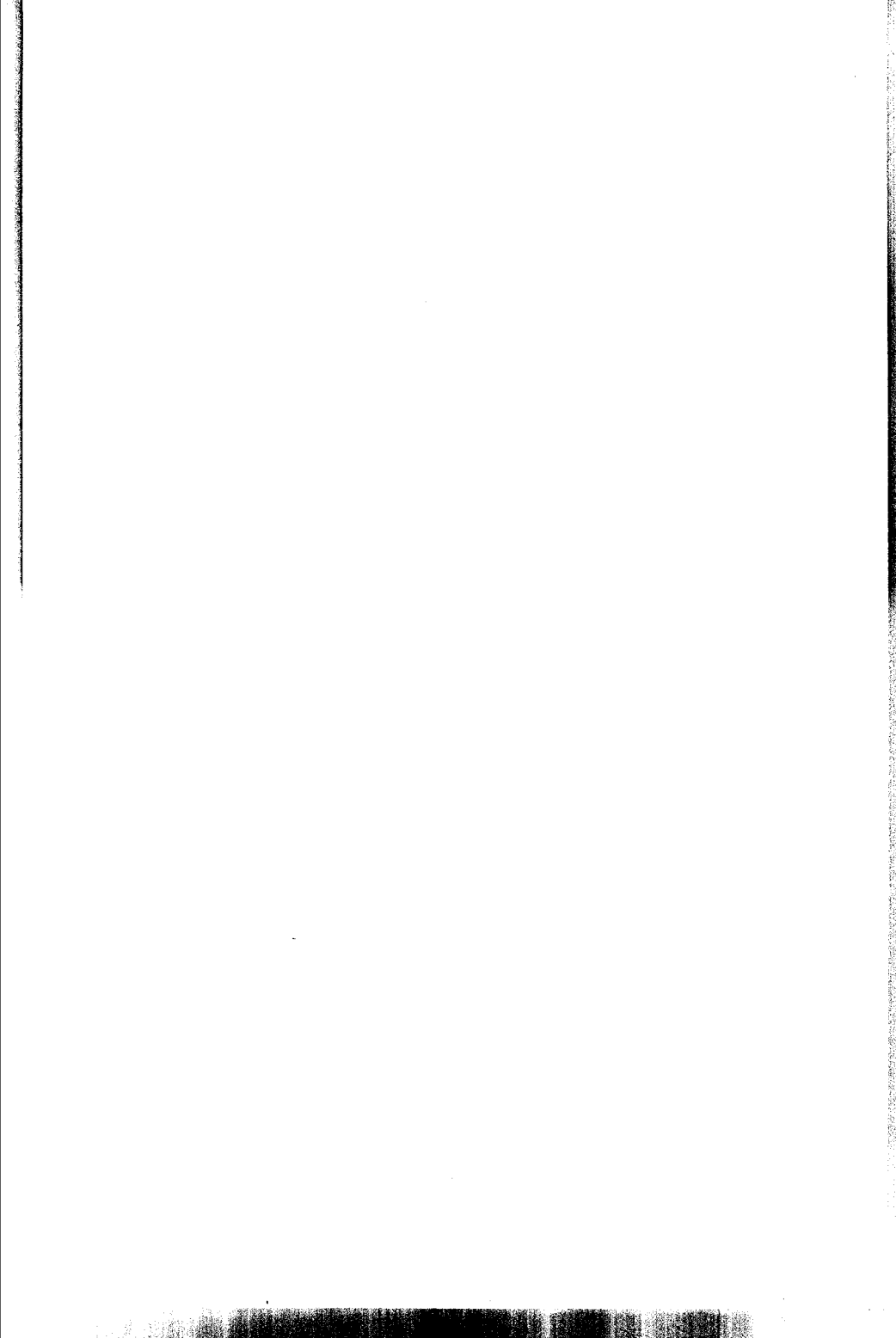
走在欧洲大地上 / 214

229 / 后记



走过女人街

万家灯火的夜晚，
我静静地打量窗外的城市，
不知道有多少人，
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故事。



寻常一条巷

我还是喜欢叫它“人民巷”，至少比“人民路”多了老旧味，而比“人民街”又显清静，其实我并不了解它的历史，也不知道谁取的“人民”二字。在省城，像这样的巷子恐怕能数出三位数了，就因它寻常不过，好长时间，我都没注意它的名字，以为叫益民街。写这篇文章时，为了较真，才问了居民，竟然叫法不一，不过都带“民”字，这倒很贴切，它的确与民生息息相关。我与它的交道也基本都为生活小事。

去菜市不必走这条巷，金寨路大街就可方便地来回，可我时而宁愿走这里，那感觉与大街就是不同。大街上车子多，噪音轰轰响，让人惶惶不可终日。而这条巷就清闲得多，可以一边走，一边打量风景，看看店铺，哪家新开张，哪家又关门，也可以随意地想心思，品品平时来不及品味的酸甜苦辣。倘若夏天，巷口的西瓜比别处新鲜，就更值得，顺便买只瓜，藤叶绿绿的，还没吃，心先甜了。

理发是做了一番比较后，才选在这里的。那家叫“益

民”的小理发店，老板夫妇俩手艺都不错，态度也好，虽有时人多，我还是愿意等。去的时候，老板客气地让座，走的时候，他都说“收钱了！走好！”仿佛我是他的好友，不好意思收钱。其实，我很少与他们说话，面熟而已。他这么说，明显是拉生意，而我还是感到近了，人与人的距离常常也就差一句话。

巷子里小饭店不少，走马灯似的开了倒，倒了开。偶然去过一家，觉得不错，后来就瞄上了。与东北来的一位文友去过多次，与我的那位也去过不少。有一段时间，那家也倒了，改成了无为饭店，打出板鸭牌，据说从无为直接进板鸭，很正宗，有些诱人，可不久仍然关了门。这让我感到有些事光讲理不行，还得碰运气，这里大概就不适合开饭店，后来果然就改别的门面了。

只有益民派出所守在巷子里，警车停在巷口，警察出出进进，年年依旧，但所名显然与巷名不符，让人感到落错了脚。我去办过一两次小事，被警察认真地审查过，虽然顺当，从此感觉这巷子既安全，又严肃，武味浓了点。后来一次，在所对面遇到报社女编辑，她娘家就在这里，我又莫名其妙地感到这巷子与文多少沾了边。

巷子的精彩应该说是在晚上，夏天尤甚。从北端长江路往南，一连都是龙虾店，红彤彤的龙虾当街摆放，招引着顾客，也装点着街面。吃龙虾的，年轻人多，三两人一桌，几样小菜，几份龙虾，几瓶啤酒，热闹大半夜。我有时后半夜路过，生意依旧红火，那时的食客多为俊男靓女，头发花花绿绿，打扮如外星人，猜不透他们从哪里来，做着什么买卖，却能看出他们心思常常不在吃。我才知道，

城市里还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比我们年轻，过着我们不能理解的日子。

冬天的夜晚，巷子要冷清得多，这时的热闹，北端不及南端。南端开了多家烧烤店，什么图门烧烤、哈尔滨烧烤，我老是不明白烧烤是什么，倘若就是羊肉串，何必又叫新花样？早先这里的确卖羊肉串，一个个头不高，头戴小白帽的小伙子，不像汉族人，每天夜幕降临准时在这里卖羊肉串，后半夜才收摊。想是生意不错，后来就多了一家，然后又多了几家。在我有一段时间没注意时，忽然都改叫烧烤了。那小伙子，也改摆摊为烧烤店，只是头上还戴着白帽子。

巷子不用说也是日日在变的，就如这座城市，虽然不易被我察觉，可过一段时间，它就又是一番新模样了，生活就是这样。

一家小书店

我是不爱散步的人，总觉得还没到非散步不可的年龄，因为这家小书店，晚上忽然就喜欢出门了。夜幕降临，路灯亮了，树影长了，行人少了，车子慢了，街头有一种大白天见不到的清冷，恰好适合我的心境。吃罢饭，锁好门，信步出院，向北一拐，小书店就不远了。也许这还不能叫散步，因为我都是为了淘书，而照我理解，散步是应该随心随性，不带任何目的的。

门面很小，也不显眼，靠墙几排书架、中间一个台面而已，书的摆放与别的廉价书店并无两样，都是按打折的价格分类，而门口招牌只写着“五元一本”，用意很明显。我原先不知道这家书店，即使后来发现它，好长时间连正眼也不曾多看它几回，更没光顾，我向来认为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，是好书的同事有一次眉飞色舞地说起它，我才下意识地转了一回，没曾想兴趣从此上来了。

那次，我将信将疑地买了《马蒂斯画传》，八元钱，不敢肯定值不值，却创了我一晚上读完一本书的记录，淋漓

尽致，这才相信小书店的书不错，对我的味。后来就欲罢不能，几乎每个晚上都去逛逛，遇到好书，就买几本，最多一次买过十五六本。而有时，我明知没进新书，也会照样去，我会在书架前翻翻看看，为某本书买不买反复琢磨，第一天犹豫过，说不定第二天照样犹豫，那种矛盾的感觉，打发着我一年四季平常的日子，也多了说不清的乐趣。有几次雨雪天，外面很冷，去的时候，就我一个顾客，走的时候，小书店随即就拉下了卷闸门，那“哗哗”的声音，尾随我传出老远，感觉说不清，却挺有意味。

进新书，我都是提前知道的，老板对我这样的掏钱客，一直笑脸相迎，倘若见我只翻不买，他就会说“还有三天，新书就到了”。虽然常常不兑现，我还是被他诱惑着，不自觉地数着日子。我老是不明白，老板从哪里进书，这么便宜。有一次问售书的女孩，她说她也不知道，老板对这事很保密，想来老板很精明。不过，我佩服老板倒不在于他有门路，更在于他有眼力。看他不读书，不看报，应该不能算读书人，他竟然抓住了读书人的心理，知道哪些书好卖，哪些书滞销，联想起我自己，要是不读书，恐怕连沈从文都不知道了。

大多数时候，我都会与老板聊几句。时间一长，知道他与我大老乡，也仅仅这些，其他从不涉及，他与我，彼此都知道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。老板不在时，女孩独自守店，我与她同样聊几句，也只是招呼而已，却明显少了商人味，她毕竟替别人打工。女孩渐渐对我很信任，有几次她抽不开身，就请我帮她看一会店，甚至有一次她的哈尔滨女友来蒸水饺，非请我尝了两个。我对女孩印象也